

# 清末在日華人與日本親華派之論華事

郭永亮

## 甲、寓日華商致書日本內閣

在中國近代史上，其能改變數百年之積習惡俗，扭轉萎靡不振之朝政，其開端與最要者，不能不謂為義和團事件。

雖然，義和團匪之亂，中國幾為列國所瓜分，然中國全民徹底覺醒，亦自是始矣。

顧亂賊氣焰熾烈之時，寓日華商，曾致書日本內閣，乞為協助，「平我國難，復我主權」。該書如下：

「大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侯爵山縣有朋殿閣下：

敝國不幸，天降之災，四萬萬人，同丁厄運，始兆亂於拳匪，繼得罪於友邦。北京有鼎沸之警，南省遭波及之慘，甚致凶鋒所逼，竟昧同洲之誼，反貽貴國之憂。商等萬里辭家，一塵抵宇，深蒙覆幬，倍切悚惶，每當北望燕都，潸然下淚，痛心疾首，莫可名言。

竊為敝國所以致此者，實由主權失駁，故群奸乘機竊柄，群盜亦藉勢搗竿，後患方長，殷憂

何極，諒亦貴國朝野諸君子所鑒，而貴國大臣篤念鄰封，則代為厲係者也。故君權一日不復，則內難一日不息，而外憂亦一日不消。我皇上自變法以來，近師貴國，遠師歐洲，凡效率土之民，孰不喁喁望治。徒以事多阻壓，孤立無援，不得不養晦以待時。

至今日國家多難，或者天將悔禍，予我皇以自強之機。然非藉貴國天皇陛下，與諸君子之左右維持，究恐無濟於事。夫扶傾濟弱，至有明微，救災恤鄰，國之所貴。素仰貴國弭患不分畛域，舉事悉秉至公，義聲且播於五洲，閭閻詎遺一國。乞貴大臣代達貴國天皇陛下，俯念鄰封，聯合與國，平我國難，復我主權。從此，新政可行，內治外交，必臻妥善，東亞大局，裨益良多，又不獨敝國之感恩圖報也。勢出萬難，情無二致，今日之事，正如赤子有疾，號救慈母之前。惟望貴大臣曲體愚衷，不棄敝國，幸甚。商等為此竭誠哀籲，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在神戶清商總代人

：「羅盤谷、楊海籌、梁惠之等拜。」

另有一封：

「大日本兵庫知事大森鍾一殿閣下：

敝國不弔，天降閔凶，外憂內訌，紛然交逼。商等不自揣度，聯合敝國旅居神戶人等，致書貴國當道山縣侯相座前，哀求代達貴國天皇陛下，平我國難，復我主權，以拯四萬萬人於塗炭之中。茲將原函露封，敬致琴階，乞加指示，並代郵便寄，無任沾恩激切之至。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在神戶清商總代人：羅盤谷、楊海籌、梁惠之等拜。」

上二摺書於京師未破之前，萬木草堂派人，於京師破後，獲讀是摺，感而言云：今日京師已破，皇上被挾西行，薄海臣民，咸思聖主之復位，而封疆大吏，竟無一急君父之難者，其言勤王，如李秉衡等，不過勤端王耳。若有捨身救主，奮舉義旗，如唐徵君者，則張逆且殺之矣。君臣之義不明，亂賊之焰益熾，而寓日華商，乃早能於京師未破之先，獨致皇上復權之請，亦足貴矣

。餘英美各屬寓華人，亦多電達各國，請助上復位者。皇上之聖德在人，不益可見哉，彼各督撫又何責焉，其不如外洋義民也，久矣。

## 乙、日本親華派

一、義和團之興也，本爲一民族自覺之運動，不幸端王謀位，黨人直與團匪交結，演成列國聯兵進侵，造成中國史上之巨禍。

歐人之行動，名曰護僑，然其有意蠶食中國之心，則早爲中國所知。至無可再忍之時，中國遂起而與洋人爲難，甚至戕害洋人自家性命。於此情形，當時奧京某報，亦有言云：

近日中國北方之事，實因歐洲各國，往往無理干預，且有意蠶食中國疆土。中國忍受折磨，爲日已久，故一旦起而與洋人爲難也，惟戕害洋人自家性命，理應各國合力勦捕。所慮者，今日平之，明日復起，則又將奈何哉？計惟有以西學教華人，庶薰陶日久，所見亦將與我洋人無異，然後可望恒久太平耳。即以我歐洲近事而論，某國人曾忽痛恨英人，形於言表。以某國素號文明，尙有專以虐待猶太人爲事者，況中國之痛恨教士，隱忍有四十餘年，即以近六年而論，亦無時不覺洋人漸食其肉也，又何怪其乘機滋事，思有以脫去洋人壓制之痛哉！

至與中國同洲同種之日本，其時見中國受外

侮至此，而發不平之鳴者，如海軍大將某論中國應於陸軍之革新，以圖國存之策云：

……清國雖海岸線延長，其良港灣甚少，就中最樞要之港灣，如旅順港、大連灣、膠州灣、威海衛等，今也悉歸於他人掌握。雖南洋非無一二遺灣，而北洋則絕無可屬望者。然則，縱令選以軍艦，其繫泊之軍港，果於何處求之乎，且清國非現時如此也，考其將來，彼龐然一國之海上，恐終至全失於東洋之上。海權既失，即全國滅亡之根本也，如清國欲再興海軍，其缺點則有二：一曰無泊艦良港灣，二曰人物缺乏。他如軍艦等具出資金，便咄嗟可辦，至於港灣與人物，則非可容易造出。然則清國雖有一二軍艦，抑亦無如之何矣。惟是欲圖其國之存，必不可以無兵力，不得已，其講求於陸軍乎，港灣不俟論。

沿岸若干之地，外人號曰租借，其實已非清國之所有。當此之時，鎮撫內亂，防衛外寇者亦祇賴於陸軍而已。扶植清國，開發清國，全恃此寥寥之兵力。吁嗟乎，清國全體之運命，非可推知哉。然施藥石於九死之病者，是全賴骨肉之情也。我日本帝國，須集注十二分之氣魄於清國陸軍之革新，若清國陸軍之養成，着着奏功，有精兵二十萬，清國之運命，亦稍不可侮也。故陸軍之養成，實可謂清國對症唯一之方藥。他如政治教育商務農工，此爲立國之基，即待兵力確立，乃可向於進步發達之域，若其不

然，以今日之因循情態，經過日月，清之運命或不可保三年也。請靜以俟之。

將軍此言，雖不可爲根本之法，然亦非爲無切實之言也。

## 二、

欲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不爲外國所瓜分者，其根本辦法，則可緩不可急，其步驟，則勤於教育，改正登用文官法，及廢墨守舊法之弊俗。日本人湖南生，曾論保全中國之策云：

日本之保全支那（即中國）論有二：一曰放棄現今之政府。別樹立漢人政府，以與之相提攜，二曰不變動其政府，但肫肫於開導啓發支那人。此二策，宜擇行其一，若夫以瓜分支那爲策，就日本之外交方針論之，將來結果，必有不堪問者。

夫瓜分而我割取一福建省，非難事也，惟俄國益逞南下之勢，德國據於山東，英國占揚子江沿岸，法國保雲南也必矣。東邦之形勢，果如斯變乎？是日本自好陷於敵之重圍者也。故鄙見不願以分支那策，附和無識之口。

然則，樹立漢人政府，其策如何？照今之現狀，到底此事可言不可行。方今漢人未能統一支那，其政府一變動，列強國之干涉續出，不歸於支離滅裂不止。獨不動清朝，而勤於開導啓發者，最爲上乘之策。日本果實行此策，大致清國之隆盛，既可擔保東邦之平和，又可發揮日本之大道義也。

至於其方法與手段，亦可無虞迂緩。勤於教  
育清國人可，訓練清兵可，決行還附戰利艦，  
設清國海軍之基礎可，往居於清國，營諸種之  
事業可，使整理清國財務可，使政正登用文官  
法可。要惟日本占便宜之地步於啓導、灑滿腔  
之熱血，努力以圖保全，使支那人浴宇內之文  
明，廢其墨守舊法之弊俗，謂當此時，不能防  
遏西力之東漸，吾不信也。

鄙見如此，不敢自言得策，唯被察微衷之所  
存，幸甚焉。

若列強瓜分中國，則日本將割取福建省，此  
事非難，然日本不欲見有此事之出現。則其心  
可謂甚善，的有「灑滿腔之熱血，努力以圖保  
全中國。」蓋中國隆盛則可以保東邦之平和也。

日橫山民者，更爲中國之不知振作，終身大  
夢沈酣，而發慨歎之詞，謂：中國與我日本，原  
同洲之國，最近之唇齒友邦，如果能發奮自強，  
不但中國之幸，即日本及萬國，亦同爲欣慰，乃  
無奈不知振作，大夢沈酣，任衆友邦數十年來，  
明規暗勸，舌敝唇焦，而頑石竟無點頭之日，不  
誠可歎乎？橫山氏又引藤田伯與大久保公間之論  
中國曰：

昔我藤田伯問於大久保公曰：「中國之弊政  
，如五癆七傷俱染之病夫，究竟從何治起？」  
公曰：「中國之積弊惡習，實難枚舉，而爲  
患最烈者，則莫如掇巍科之才子，登詞館之鴻儒  
，一無所知，無所能。口誦周孔之言，名竊彝齊

之望，終日高談王道，變亂黑白，以惑觀聽，朝  
廷欲行一善政，繪音未下，而此輩攔阻之諫疏先來  
，一大吠聲，百犬吠聲，務使善政不行而後快。嗚呼  
！誤天下蒼生，皆此輩也！其次則州縣爲小民父母  
之官，道府亦有司民之責。乃中國之道府州縣，  
與百姓相隔絕，民間之疾苦，未由上達。試問地  
球萬國，其有如此之壅塞世界否乎？中國日日言  
自強，不清其源，而徒事粉飾，安有濟乎。此所  
以數十年來，日日狂呼整頓，而直至於今之慷慨  
待斃而未已也。」

然橫山氏論中國之患，即其所以受外邦之辱  
最大原因，乃全在「驕泰」二字。其言如下：

中國之大患，全在「驕泰」二字，平日自朝  
至草野，皆自視過高，而置外邦人於百尺樓下  
。夫自誇之心既甚，遂忘其自勵之心，因而尊  
己貶人，因而以藩服待友邦，因而以彝狄目萬  
國，甚至舉國中，無論賢愚老稚，均以鬼子目  
外人。夫以彝狄鬼子自外人，高則高矣，亦知  
中國久爲衆友邦所不齒，而置中國於三等野  
蠻之列乎。仲旭之語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  
」，謂人莫己若者亡。嗚呼，此其理胡弗深長  
思也。

### 三、

中國之患，全在驕泰之說，理不盡然，反而  
在中國之歐人，則爲驕泰，往往恃其高大個子，  
橫行蠻爲，無理干預。然中國之不振，乃由於居  
官者抱殘守舊，及國民教育之落後。至若中國之

隆盛，則可保亞洲之平和，其理甚是。雖然當時  
之中國，尙大夢沈酣，然斯如大鵬之伏，亦必有  
一鳴驚人，一飛冲天之日，其時日本有某君曾致  
書台報云：

中國而能中興也，天下之大幸也；中國而至  
於滅亡也，漢人中必有奮袂而起，更造新國以  
與列強抗衡者。夫華盛頓民主之變，而美得自  
主之權；維也納有列邦之盟，而奧無亡國之禍。  
方今世變已新，地力迴轉，全球之運，將進  
昇平，五洲之機，亦歸中土。一旦新機獨運，  
愛力相聯，如俄羅斯之變法自強，如普魯士之  
聯邦雪恥，如美利堅之爭立國，如法蘭西之大  
伸民權，則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  
存也。

今日之支那，如大鵬之伏焉，三年不鳴，一  
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冲天。苟搏搖而上九  
萬里，則亞洲之局，東洋之福，輔車相依，勢  
無覆轍，不獨東中兩國之幸，抑亦我黃種之幸  
也。

「中國而至於滅亡也，漢人中必有奮袂而起  
，」國父孫中山先生，即此漢人之中「奮袂而起  
」者。孫中山先生之推翻常受外人侮辱之舊中國  
清朝，而更造能與列強抗衡之新中國——中華民國  
。效者，中國乃如大鵬之飛鳴，確有一飛冲天，  
一鳴驚人之勢；中國若能統一團結，更能聯同洲同  
種之人，則非但我黃種之幸，抑亦全世界愛好和  
平者之幸也。